

民国时期旅美游记中的美国再现与 “民族自志”

陈晓兰

内容提要 民国时期创作了大量的旅美游记，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作品建国后未再版。今天重读这些尘封的文献，为我们认识 20 世纪早期中国的美国想象与民族的自我认知、现代观念与国家理想等问题提供了新的维度。这些游记对于美国知识在中国的传播、美国形象在中国的树立、美国标准的确立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旅美游记以美国为参照，在中美两国的比较中审视中国、重述中国，是对于美国的再现，同时也是中国“民族自志”的另一种形式。远游更怀乡，“崇美”亦爱国，世界意识与民族意识相辅相成。带着中国的问题游美国，以美国为标准看中国，在旅美游记的叙述中，处于二元对立两极的中美两国作为彼此的对立面和异己者，互为对方的“本质化”提供了“他者”。

关键词 旅美游记；美国再现；民族自志

—

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远游的历史，也有着光荣而漫长的记游的历史。绝地通天，幻游天国冥界；远蹈异域，步东极至西极；遁隐于山水之间，游移于尘垢之外；或远游以求道，或远游以谋生；或宦游他乡，或流放于边疆僻地……，反映了中国独特的游的精神特质。对于天地万物、时间的永恒与生命之短暂的体验、感悟与哲思，有限的身体对于无限的精神自由的追求，这种普遍性的经验与表达恰恰发生在现代意义上的世界意识、国族意识尚未觉醒以前。中国的游记写作自 19 世纪后期开始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其标志是海外游记，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文类，它在晚清兴起，至民国时期达到高潮。游的地理范围、经验、内容、文体、风格、叙述话语、写作目的和传播形式等方面都与传统表现出根本的不同。行旅所涉的地理范围从海内走向海外，旅行者的足迹远及欧美、地中海、非洲和东南亚诸国；海洋作为国土疆界的标志代替了传统以山、河、沙漠作为划

分地理疆界的标志；航海经验、异国的地理风貌、山川风物、城镇社区、风俗习惯、物质文明、科学技术、人造景观成为游记的主体内容；行游与写作转向“世俗化”，由传统行游与记游的自然山水为主导转向以世俗社会、人造世界为主导，从人类普遍性的经验表达转向当下现实问题的讨论，社会、政治、文化批判加强，游记写作被赋予经世致用和启蒙任务，世界意识、国族意识觉醒，游记者个人的旅行经验、自我转型与探寻国家现代转型的政治诉求紧密结合。

海外游记的写作在民国时期迎来了黄金期，几十年间产生了数以百计的作品。所涉区域涵盖亚、非、拉、美、欧及太平洋岛屿 40 多国，北至芬兰、南至智利，反映了 20 世纪早期中国世界想象的地理范围和思想视野。这些游记将世界地理的抽象知识和概念具象化，使遥远的想象化为亲历实地的经验。其中，美国与日本、苏联、南洋是民国时期重点考察与书写的轴心国家和区域，可见其在 20 世纪早期中国世界想象和思想意识中的重要性。“美国朝野之状况，不啻未来之中国”^①，为民国时期亲历美国的游记者之共识。“寰

球各国，最足资吾人观感者，莫美国若。”^②1915年，陈政翻译伍廷芳英文版《一个东方外交官看美国》（*America: Through the Spectacles of an Oriental Diplomat*, 1914）^③以《美国视察记》为题，由中华书局出版，伍廷芳在序言开篇道出了美国对于中国的吸引力之所在：从历史悠久的文明母国脱离出来，在短时间内建成一个自主强盛的国家。伍廷芳用寥寥数语描述了美国神话般的建国历史：起初少数英人移殖新大陆，筚路蓝缕，开拓山林，至人口扩增，蔚然成一“部落”，“后以英政不均，群起相叛，奋厥才力，与世界第一强国抗血战七年，负尸累万，卒以百折不回之气脱英轭而自立。自建国迄今仅一百三十年，不独富甲于全球，美国一言重于九鼎，使天下列强折节而听之”^④。美国建国的历史和独立自主、国富民强的故事在民国时期的旅美游记中被不断重述，美国不仅被视为现代中国转型的榜样，而且也成为评价当时中国政体与社会现状的标准乃至重估中国传统价值的参照系。可以说，民国时期的旅美游记是对于美国的再现，同时也是现代中国“民族志”^⑤的另一种形式，在美国知识的传播、美国“神话形象”的树立、美国标准的确立和现代中国叙述话语的建构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出版的海外游记单行本300多部，其中旅美游记近40部，如王国辅《旅美调查记》（1915）、屠坤华《万国博览会游记》（1916）、王一之《旅美观察谈》（1919）、由云龙《游美笔谈》（1920）、谢扶雅《游美心痕》（1929）、梁朝杰《美游诗词存稿》（1931）、伍庄《美国游记》（1936）、张其昀《旅美见闻录》（1936）、黄珍吾《游美考察记》（1940）、张文昌《旅美散记》（1943）、费孝通《初访美国》（1946）、严仁颖《旅美鳞爪》（1947）、杨钟健《新眼界》（1947）、徐君远《美游心影》（1949）等。美国也是《环球周游记》《欧风美雨》《世界旅行记》等40多部综合类游记中不可或缺并重点记述的国家，如景惠《环球周游记》（1917）、钱文选《环球日记》（1920）、侯鸿鉴《环球旅行记》（1925）、罗运炎《环球游记》（1928）、邹海滨（邹鲁）《二十九国游记》（1929年初版，1947年再版）、墨禅宗、满智《太虚大师寰游记》（1930）、卢锡荣《欧美十五国游记》（1930）、钱

用和《欧风美雨》（1930）、吉鸿昌《环球视察记》（1932）、黄土谦《世界一周之实地观察》（1933）、王家桢《欧美环游印象记》（1935）、龚学遂《欧美十六国访问记》（1936）等。对于中国的世界旅行者而言，不到美国，便不称其为见过世界，看到了美国，才算看到了世界的中心。此外，还有刊载于《旅行杂志》《西风》《中学生》《学生杂志》《申报》《大公报》等媒体上的数以百计的散篇。其中部分作品首先在报刊登载，之后以单行本形式面世，甚至一版再版。可谓数量可观、种类繁多，内容包罗万象，涵盖游记者赴美壮游的夙愿，游记写作的目的，去国的悲哀与欣喜，漫长的海行经验，证照的申领和入境检验，考察报告，工作日记，历史名人传记，逸闻趣事，报刊新闻辑录，旅居生活，孤独与怀乡，出游经验，旅途见闻等等。这些作品采用杂糅性的文体——历史叙事、新闻报道、山水散文、诗歌、摄影、插图、数据统计表格等等，试图全面再现美国的历史与现实，表现出对于“美国性”予以总体把握的倾向。其中美国建国的历史常识、国土面积、山川地貌、地理奇观、气候植被、现代技术对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系统、城市规划、公共建筑、政治体制、社会民生、经济贸易、文化教育、工作休闲、风俗习惯、种族问题与华人社会、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及其在政治体制和社会组织中的体现等等，构成游记的核心内容。但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游记者们无法对于他们所关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调查与研究，他们本身并非美国问题的研究者，对于美国的认知主要依赖于自己的亲历经验和耳闻目睹所获得的感性知识。再者，不论以什么身份赴美，他们实际上很难深入美国政体和社会组织的核心要津，他们在游记中一再强调自己作为旅居者、边缘者和走马观花的观光客的身份，自知在美期间或时日仓促或学业羁身，“不能做有系统之调查考察”，赴各地旅行，“未免窥豹一斑”，“略瞻炳蔚”^⑥。所见多类走马观花、过眼烟云；所述不免举一漏万、鸿爪雪泥，“作以蠡测海的广阔记述，错谬之处，定所不免”^⑦。但是，由于游记作者显要的政治、文化地位和美国亲历者的身份，以及第一人称的、貌似客观的“现实主义”的叙述策略，这

些融虚构与纪实,游记与社会报道、政治评论为一体的作品,在当时被视为真实的历史记录,不仅受到官方重视,也成为不出国门的国人获取美国知识和信息的主要媒介。因此,在中国人的美国观念乃至现代想象、现代意识、国家观念的形成中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二

民国时期的赴美游记作者,以中央和地方政府、实业和文化教育机构、公共媒体派遣,以及庚款资助和美国教会资助的留学生为主体性来源。相比于晚清,游记作者队伍的构成表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包括外交人员、军政界要员、政府机构官员、实业家、教育家、留学生、社会活动家、公共媒体的驻美记者、自由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等等。他们作为中国政治、实业、文化乃至军政界精英,有些在赴美前后都是掌握实权或话语权的人物,有些则是在赴美之后完成了个人的转型,回国后在其专业和政治、文化领域发生影响,成为中国现代转型的鼓吹者和实践者。尽管他们个人境况殊异,政治立场有别,在美身份不同,旅居时间长短不一,但他们都怀着强烈的民族危亡的紧迫感和改造中国的使命感,带着中国的问题赴美国考察、学习、工作,在美国寻求救国的良方,正所谓“他山攻玉,资我良工”,“采三山之神药,乞医国之金丹”^⑧。在游记写作中,秉承了晚清海外游记写作的宗旨——“凡夫政教、艺术之同异得失,靡不取而细绎之,比较之,斟酌而选别之。萃群族之所长,择己国之所适”,“归以为通变宜民之地”^⑨，“无关宏旨,概从缺焉”^⑩。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无关轻重者、有害于邦交者,略而不载,是民国时期赴美游记普遍遵循的原则。1940年代,萧立坤根据游美经验编撰《游美指南》(1942年初版,1947年第三版)以资赴美者参考,其中特别强调中国人到美国去的三个目的:一为求学(工作),二为观光,三为促进邦交:“要记得大多数的同胞,无机会到美国去考察观光,都期望我们将美国和美国人的印象,带回来转告他们。”^⑪“要争取多数人的友谊,不必多谈他们的弱点,所以不谈这(种族歧视)问题为好。”^⑫了解美国,与美国人共好恶、共生活,以

敦好笃谊、促进邦交为目的,对于美国的问题和弱点予以回避或同情地理解,体现在民国时期的大多数游记中。游记者抱着亲善的态度,寻求中美之间的可通约性,以实现平等相待和双向交流的可能。他们视美国为中国良友,甚至称中美“太平洋岸两大共和国”为“姊妹同胞”^⑬。1914—1918年留学美国,历任申报馆编辑、驻巴西使馆、奥地利使馆、国际联合会秘书、阿姆斯特丹领事的王一之在其《旅美观察谈》(1919)中说:“我华称友善之邻国曰兄弟之邦,而西方咸以姊妹国相称。……我华彼美,实为太平洋岸两大洲之两大国。一为华贍,于其本名见之;一为美丽,于其译名见之。此绝妙之姊妹花,如能相互提携,固当世独一无二之俊侣也。”^⑭他深知,国人因痛心于家庭之羁绊与不良社会之黑暗而艳羨西方自由与光明。他也批评“甲国之人而往乙国视察者”,“只就表面用心,自谓能从远处大处着眼,归而盛誉彼邦文物。仿佛少年择友,只悦对面人容颜之美,气概之豪,服御之适时称体。而绝不问其心性何如,与所好尚者何属。能从正面观察而不能从反面观察。所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⑮。1945年许君远赴美参加联合国代表大会,学习美国办报经验,在美生活一年。他称中国人到新大陆旅行,就像穷孩子到阔人家观光,仿佛刘姥姥进大观园,所见一切都不为他所习见,都新鲜有趣,于是痛恨自己错投了胎,觉得自己的父母“萎缩得不够气派”,发了狂地“叫喊阔人家了不起,逢人颂扬他们的威风”^⑯。但是,见识了阔人家的风格,最终还是要投入父母的怀抱,他希望自己对于美国的报道不要太主观。诚然,尽管游记作者有此自觉,未必能够真正幸免同样的局限。

与19、20世纪西方的东方旅行者以教士(牧师)身份、强者的姿态、“帝国的眼睛”居高临下地凝视中国不同,也与晚清时期具有中华文明优越感的出使大臣不同,民国时期的赴美旅行者具有难以摆脱的民族自卑感和弱国子民的焦虑与不安,他们即使不是以(留)学生的身份也是以一种学生的心态,以艳羨的目光凝(仰)视强大的美国,将他们看到的有限的美国现实与美好国家的理想相混合,将美国乌托邦化,除少数具有左翼倾向者(如刘尊棋《美国侧面像》,1947)外,表现出普遍的“崇美”乃至“亲美”倾向。他们

通过有限的“接触地带”(contact zone)体验、感知、认识美国,并在当时的日记和后来的追忆性写作中对他有限的所见所闻进行过滤和重组。这些“接触地带”有限的风景和事件成为表达个人情感、传播美国知识和信息的载体,也成为塑造美国形象并将美国观念化、理想化甚至乌托邦化的关键因素,美国之行也被赋予了某种“朝圣”的色彩。

游记作者通常在旧金山、西雅图或温哥华登岸,然后乘火车或汽车奔赴各自工作或学习的目的地,之后自美国各地穿山越岭,殊途同归地绕道芝加哥作短暂停留后奔赴终极目的地——华盛顿、费城,然后赴纽约、波士顿,游美旅程到此结束,然后返回学习或工作的大城市或小城镇,或者取道欧洲回国。不论是自旧金山由西至东穿越美国,还是由西雅图登岸奔赴各地,首先让旅行者感动的是美国广袤美丽的国土、对于大自然的科学管理和利用、四通八达的道路和便捷的通讯系统、发达的现代技术和物质文明、组织良好井然有序的社会。在华盛顿和费城,游记作者怀着类似于朝圣客的心情参观总统府、白宫、国会大厦、林肯像和华盛顿纪念碑、财政部、国会图书馆、华盛顿故居、林肯坟、无名英雄墓、独立厅、自由钟、新市政厅、博物院、科蒂斯印刷所等等经典景观。由这些物质景观进入美国建国之历史,感知美国独立自由之精神,感佩杰弗逊、华盛顿、林肯等独特人格,于华盛顿功成身退、隐居山野之“最慷慨沉痛而动人”之叙事中见美国民主政体之精魂。之后自费城赴纽约和波士顿,游自由岛瞻仰自由女神像、步行百老汇、登摩天大楼、访问哥伦比亚大学等,参观波士顿公园、墓地、老北教堂及骑马铜像、“自由之摇篮”的法尼尔厅、古战场邦克山纪念碑、哈佛大学(视为美国文化之根基),这些都是民国时期游记中不断重复记述的地标性景观。除了本身具有强烈再现性功能的首都华盛顿、历史名城费城、波士顿、大都会芝加哥、纽约及其中被特别拣选出来、浓缩了美国历史和政治、文化精粹的名胜古迹外,游记作者穿越美国途经各地时的必到之处还包括州署、市政厅、大学、博物馆、图书馆、印刷所、名报馆、名人故居、政治性事件的纪念性建筑物、历史遗迹、大工厂(芝加哥屠宰厂、圣路易斯啤酒厂)、博览

会等等,这些由政府 and 旅游业精心打造并向社会和游客公开的经典性景观,自然风景名胜区(黄石公园、科罗拉多大峡谷、尼亚加拉瀑布)等,构成了不同时间旅美游记的核心和灵魂。游记对于这些景点进行文学化的描绘并对其相关故事和知识(地理、历史、人口、政治性事件等常识)予以叙述和阐发,将美国压缩进作为符号、事件或象征的一系列景点中,并将抽象的历史、政治知识转换为可感知的视觉景象,通过风景认知美国、再现美国,同时也将美国景观化、视觉化、平面化。

游记中反复再现的自然风景、历史遗迹、人造景观,是真实存在的现实,但却是向公众特意呈现出来,被舞台化、戏剧化、具有表演性的真实。这些景点本身包含着大量的政治信息,蕴含着与美国国家观念和核心价值密切相关的叙事,典型地体现了旅游话语和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它们是美国意识形态化的自我表述形式,是为体现美国国家身份和政治、文化观念精心筛选的文化符号和象征,它们向美国公民和国际游客展现了美国的历史、政治、文化精粹,展示了“国家的庄严、财富、强大与卓越”,其目的在于“光耀国家、激发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⑩。这些景观也激发了中国游记作者对于美国的景仰和热爱以及对于它们所体现的核心价值的认同。他们在短时间内频繁的空间转换中受到景观的支配性的影响。景观激发了游记作者的情感和想象,他矗立于景观之前思绪万千、浮想联翩,但景观也限制了他的视野,影响了他观察、思考美国的方式。他们从这些被艺术化、符号化的历史遗迹和景观的亲密接触中感知美国的历史与现实,并形成对于美国政治、社会、文化现实的想象与概念化的认识。这些景观及其叙事也成为游记再现美国历史、政治、文化乃至美国性的材料来源。游记或者照搬这套符号体系和叙事,或者简化、概括,或者进行想象性的阐发。由这些有限的“接触地带”的景观而形成的政治化的概念被本质化为美国性的内涵。游记作者置身于风景中的“内心惊悚”和“文化震惊”,将旅游景点当作现实,将相遇的个体上升为群体,以局部代替全局,对美国进行概念化、观念化、理想化乃至“本质化”的表述,并通过不同时期不同游记作者的不断重复,成为再现美国的通用套话。

三

美国作为理想国家的典范,成为民国时期赴美旅行考察、学习者重新审视、评判中国现实政治、国家、文化乃至文明的标准。在异国他乡目击外洋之强盛,感念故国之衰乱,痛恨政体之腐败、社会之混乱,反思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乃至文化、文明。在讲述美国故事的同时,重述中国的故事。因此,美国游记是美国的再现,同时也是民族自述。1931年由世界日报馆出版的梁朝杰的《美游诗词存稿》将中国的历史经验、历史记忆与处身其中的美国现实相交汇,大量征用中国的历史典故和民主、共和、宪章这些新术语书写中国的现实。如《秋兴》:“劫余历史五千年,广土今成田甫田。汉德岂贪羊人厩,胡谋终露雁传笺。霸非项羽思分地,骄甚匈奴欲依天。安得龙城飞将在,威棱独立靖三边。”^⑧“武人专制二千年,强半高光起自田。都督八州权可羨,宪章廿国义谁笺。秦皇鞭石东临海,楚子投龟上诟天。大命终究人事去,莫夸威福竟无边。”^⑨美游诗抒发作者在异国他乡的孤独、飘零之感,对于故家园的思念,对于风雨飘摇的祖国鞭长莫及的无力感,在美国的土地上经验极具他者性的美国社会现实和景观时的震惊,对于民族自我的焦虑和不安以及改造中国的迫切愿望。

远游未必不怀乡,“崇美”未必不爱国,世界意识未必与民族意识水火不容,二者恰恰相互交织,相辅相成。游记作者置身于美国的风光之中,感怀其广袤美丽的国土、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及其良法善政,触景生情,感怀国难,反思民族历史、批判现实政体。他们以美国为例,进行紧张的中美比较,在建构美国形象的同时重绘了中国肖像。中国在地球的腹部,美国在地球的背部;密西西比平原堪比长江流域,哈得逊河流域类似珠江流域;由新墨西哥、亚利桑那的沙漠联想到内蒙古沙漠,加利福尼亚的低地又令人想起了新疆北部的盆地;怀俄明、科罗拉多的高原风光令人仿佛置身于陕甘宁的黄土高原,犹他州的大盐湖使人想起了青海湖,看见新墨西哥的煤矿想起了山西大同;自达科他经明尼苏达至伊利诺、芝加哥一带旷渺坦荡的平原,勾起了对于山东直隶

一带平原风光的怀念;美东南部类似中国的东三省,新英格兰山地则与福建山地相似,纽约、华盛顿、芝加哥则与上海、南京、汉口相当;到了小城圣贝纳迪诺,想起了苏州,偏僻之地的印第安人部落遗迹联想到老子、联想到中国的危机……。“中国西面无海岸,美国东西两面临海。中国东岸以外有日本群岛,美国东西岸外均无重要岛屿。美国天然的国防,较中国险要,天然敌国离中国近离美国远。中国的长江黄河由西到东,美国的密西西比河由北到南”,物产不同,播种时间各异。中国山多,美国地多,“适宜农民耕种之地中国仅30%,美国达60%,中国与美国人口之比为10:3,中国人口密度比美国大五倍”^⑩。中美“国根、国史、国情”不同,风习相异,社会组织、政治制度悬殊,国民素质迥异。中国“五千年绵绵岁月”,是“纯粹的一脉相传”,美国“不到三百年”,“联合极复杂的人种而成”。“一是中落的世家书香,一是投机的暴发户;一是清风明月式的,一是长枪大戟式的。一是文性的,一是武性的。”^⑪中国人天性“平坦优游”,美国人天性“活泼急进”。美国人的生活是“海涛式的,忽地高腾数丈,忽地低陷深渊;中国人的生活是湖面式的,一片浩浩,静漾无澜”^⑫。中国人处世以中庸为原则,美国人以奔走极端为特征。中国人的伦理基乎礼,美国人的伦理基乎爱。中国的夫妻关系以贞操为重,美国人以爱情为重。中国人论天理,美国人讲法律。中国人重人情,美国人守秩序。中国人事事赖于家族,美民事事赖于社会。中国以家族思想为牢不可破之定律,社会以家庭为重,美国社会以个人为重,个人自尊独立,不依赖父母而自立、自达。中国人讲等级,美国人讲平等。中国人讲私德,美国人尚公德……,这些泾渭分明的对比在游记中不断重复,遂为套话,沿用迄今,长期以来影响着中国人的美国想象及话语表述。

1919年,王一之出版《旅美观察谈》,史量才、张竹平等作序盛赞其旅美期间“悉心考察彼邦风土人情,遗俗善政”,“即于美之时地无不了如指掌,使曾至美者恍然重游,未至美者辄深神往,其将观察美之事实与吾国习尚互相比较优劣利弊之点,可资借鉴”^⑬。《旅美观察谈》用文言文写作,兼容传统山水游记、小品文、诗体形式描

绘美国风物、表达个人观感、发表社会文化评论，比较中美两国饮食男女、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社会风习和政治体制之差异。认为，美国作为后起之秀，饮食肴饌之劣难以与文明古国相颉颃，除茶、丝、瓷器这些天赐物产外，中国文字远胜于欧美文字，我国文字“精深耐久，简练者犹布帛，富丽者犹美锦”^②，欧美文字犹如美国令节出游时的纸衣、纸帽、纸盔，外表华丽而难以悠久。在中国，“女子无才便是德，几成牢不可破之固习”，美国则是“美人与才媛之乐土”^③，某下议院女议员贤而多才，发表政见、为地方谋利，其才能智识，胜于一般男子。“我邦之以多男为福者，在彼视之，直一生极大之累。若贫而多子，更足为人所耻笑。”^④美人善为身后谋，坟墓、财产、遗物之保存、名誉之流传，莫不有精当之法。“我国墓地，实不啻堆泥覆土之田。西国墓地，乃为砌石铺砖之庭园或园场耳。”“人苟在美利坚，得一葬身之所，不遇地震剧战等意外祸患，则虽千载以下，恐亦无人敢为盗棺毁骨之举。”^⑤美国公共墓地由墓葬公司恃强有力之法律永足保存。我国“地价低廉，故迷信堪舆术者，可以遍山得地，随处营葬。迨后子孙离散，兵乱频仍，终不免暴骨原野，毁冢易主”^⑥。我国内地凡聚族而居、田宅庐墓萃于一方者，皆赖家族而永久维持。美国家族思想不如中国之坚强悠久，不得不事事有赖于社会，遂养成独立自足自达之国民性。在美国，富翁之家的后代，如若游惰轻浮、不务正业，即遭父亲驱逐。“我华之富家翁，仆仆终身，为儿孙作马牛。”儿孙“坐食或分产，为天赋之权利，欲其无依赖性乌可得焉”^⑦。美人尊重时间，各街市行人疾步趋前；我国街巷间负手闲行、轻缓闲散，足显我华人心之暇豫，性情之迂恬。美民以篮球网球滑冰游泳及滑稽之兴趣为业余消遣，养成灵活敏妙之国民性；我国交际场中，群居终日，雀战方城。“黄金时间”“白饭道德”，“为世界各国国民，所不可逃之公例”。我国今日，为官为“唯一之生计”“唯一之尊荣”，一国之菁华、一时之俊秀全萃于官，“尽销沉于荣华富贵诸梦境”；彼美利坚，各上级官吏“纯然一种义务心之表示也。……政界既无利可图，饭碗排列，亦不至挤向政界一隅”^⑧。美国号称巨富者流，大抵均以商业起家，非如我中国瘠民肥己假公营私之辈。他认为，作

为中华民国之良友的民主美国，其风俗人心、良法美意足资我华之效法者不胜枚举，我华人民应急所当急，效法美国之良法善政，改造中国不良之政治、颓靡之士气、堕落之民德。

1935年，伍庄旅居美国已七年，他在美国友人的陪同下，“八十天行万七里”，自旧金山至洛杉矶，横穿美国，途经40多个大小城市，抵达目的地东海岸，游历华盛顿、费城、纽约、波士顿、葛底斯堡等地。其《美国游记》详细记述了旅途见闻及其观感。80天的旅途中，作者置身美国风景，神游故国家园，思绪纷飞，浮想联翩，悲喜交集。在洛杉矶西湖边瞻仰“奥达士”（Otis）将军铜像，有感于奥达士的生平事迹，徘徊不忍去，由此联想到我国西湖秦桧夫妇铁像和近来“伟人”以铸铜像为时髦的现象，“彼一西湖，此亦一西湖。铜像铁像，令我生无限感想”。于是口占一首：“巍然独立奥将军，刻石名言人数分。……但凭公理锄权势，真是平民淡爵动。如此西湖场景仰，异于秦像跪王坟。”^⑨在堪萨斯州参观一遗迹“靴坟”，追忆此地五十年来由乱而治的历史，敬重“美国人进步之速”“舆论之公”，“不讳当时之事实”。“返观我国，是数千年彬彬有礼之邦，今日反为堕落，人民不乱杀，而拥兵者乱杀。”^⑩一路东行，眼望大好平原，心怀洛阳，由美军兵营遗址联想到洛阳的沧桑及东北四省的现状，“车中有所感，几为流涕”。赋诗一首：“大好平原似洛阳，于今不见旧营房。……回首兵机教巡阅，痛心国难议投降。何堪比较相同地，有土无人只自伤。”^⑪游堪萨斯州首府，门外无兵守卫，人民自由出入，“返观我国省长公署，卫兵荷枪，防守森严，辗转询问不得入门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计”^⑫。游圣路易斯市水塘工程，“每游一室，办事者不辞劳瘁，对予等津津解释，不厌问，不厌答。若我中国自来水厂之工人，问之不屑答，且办事者亦不许人随便进门也”^⑬。忆及广东自来水公司，“官商争夺，股东之资本无着，至今仍弊漏百出也”。“观人之市政，返观我之市政，两相比较，极为痛心。令我益增惭愧矣。”^⑭在华盛顿游总统府，只见“楼宇极矮，园林亦狭”。华盛顿、林肯纪念碑，“皆身没五十年后为之，盖治定功成，人心思慕也”。以视中国近日之纪念碑、纪念堂，“作伪铺张，藉势乱为，惟恐不速”^⑮。读报纸新闻得知美国上议院依

宪法否决“复兴例”，盛赞美国之法制完善，行政机关不能恃势力以蹂躏法院，“在只有势力和全无法律之中国视之，能无惭愧？美国有政府，有宪法，总统之威力终为宪法屈。政府不能饰巧词以欺骗人民。中国无政府，无宪法，强暴专政者之权力常为外力屈，犹且饰巧词以欺骗人民。故二者着实相反而足相比较”。^③

藉异国风景抒发个人政治情怀、国家理想，将游记作为政治论坛，针砭时弊，以美国为参照，提出国家建设的方略，是民国时期游记的归宿。1918年，由云龙终于实现20年夙愿，赴美国考察，历时4月，后著《游美笔谈》。他在“弁言”中说：往读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极羨美国之文明，蓄志一游”。^④然在美光阴无多，无法窥见美国政教之源，只就见闻所及随笔纪述，“比之鼯鼠饮河，不过满腹而已。知友多有垂询游历状况者，书此质之，聊当一夕之谈焉”。^⑤《游美笔谈》着重记述了他对于美国政事、实业、教育、名胜、风俗的考察，回滇后在青年会发表演说介绍游美观感：“美国社会文明程度之高，真足令人羡慕”，表现在尊重妇女、重平等、有秩序、尚自治、重卫生、经济流通、富于爱国心等方面。认为美国实业之发达实由彼邦人民四种特性决定：重独立，虽父母兄弟，耻相依赖，以独立营生为抱负，父母亦不愿多留遗产与子女，致养成其懒惰之习惯；不自满，用一机械、办一工厂，必时思改良进步，以求登峰造极；习劳苦，百万富翁，不惮操作，虽煤烟满面，泥泞满身，在所不顾；坚忍，凡经营一事，几经困苦艰难，不成不止。美国“全国之内，家给人足，进可以战，退可以守”。^⑥他在“上书唐联帅之条陈”中提出云南建设的7条建议：注重道路、注重实业、注重商学、注重体育、注重外国语言文字、注重切音字母、注重社会教育。他呼吁中国人要赶快觉悟，发展实业和教育，使全国家给人足，人民有国民的常识、世界的眼光，获得世界的尊重。美国之行，颠覆了传统对于中西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二元对立的认识：“中国为东半球大陆，美国为西半球大陆。中国为共和国，美国亦为共和国。中国开化数千年，而美国开化不过百数十年。美之文明程度，较之中国，乃高出万万，其间倚伏消息不难参透。”^⑦1925年，钱用和赴芝加哥大学主修教育、辅修西洋史，

历时4载，其《欧风美雨》（1930）着重记述了对于美国教育和欧洲文化的考察，“在对于吾国建设上之意见”中指出：我国所谓物质文明乃西方文化之言不足信，物质文明乃精神文明之寄托，中国民族精神尚在蜕化中，从前精神已不适应于近代，将来之精神尤在实业建设，提出从交通、文化、市政、妇女等方面进行未来民族精神的建设，尤其建议中国政府效法美国学校之组织方法，取消“宝塔式行政”之牵制，以培养优秀人才，造福社会。1941年，严仁颖作为天津《大公报》驻美记者，赴美生活4年，他的游记记述了在美国的愉悦和故乡的愁与恨，美国的繁荣与回国后天津、上海的破败形成鲜明对照。在《旅美鳞爪》（1947）附录“促进市民治”^⑧中，他倡议在中国促进市民自治（Municipal Home Rule），效法美国城市自治，提出三条城市自治的建议。透过民国时期的旅美游记，可以清晰地看到游记作者置身于美国风景或旅居于美国现实中所经历的个人转型，对于美国价值观的认同；这些价值也内化为重塑中国的标准，成为建设未来现代中国足资效仿的榜样。

民国时期旅美游记对于中美两国的比较，抱着知己知彼，优胜者从之、劣败者弃之的初衷，存在着时空上的不对等现象，强烈的现实关怀使游记者常常以美国的历史比照当下的中国现实，以美国之精粹对比中国之糟粕，以美国之优胜对比中国之劣败，以景观中的美国对比现实中的中国，并对中美两国的差距进行文学化、情感化的评判，进而将这种差异本质化为美国性和中国性的内涵。鲜明的二元对立的比较范式，使中美双方作为彼此的对立面和异己者，互为对方的本质化提供了“他者”。美国的优胜正是中国的缺憾，是中国在现代转型和自我更新中需要发展的异质性质素。旅美游记，再现了美国的现实，但也遮蔽了美国的现实。游记中的美国并非那个自然存在的、复杂多面的实体的美国，而是经过游记作者的眼光和阐释过滤后的美国，是一个承载了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政治精英分子的现代想象、误解和国家理想、政治理念的美国，同时也是一个体现改变中国社会和文化秩序的“他者性”的美国。或许这种“他者性”深藏于我们文化本身，在时间和空间上远离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秩序的中

心,但是,与美国的相遇激活了这种“他者性”,并通过有限的“接触地带”被戏剧化、理想化的风景看到了它的生动的现实。

[本文系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时期旅美游记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3YJA751007)的阶段性成果]

- ①④⑤②④⑤②⑥②⑦②⑧②⑨③⑩ 王一之:《旅美观察谈》,第53页,第1页,第151页,第49页,第3页,第30页,第33页,第34页,第27页,第51页,申报馆民国八年(1919年)版。
- ②④ 伍廷芳:《美国视察记》,陈政译,第1页,第1页,中华书局1915年版。
- ③ 英文版由美国出版社Stokes出版。
- ⑤ Autoethnography (autoethnographic expression), 玛丽·路易斯·普拉特在《帝国的眼睛:旅行写作与文化嫁接》(1999)中用这个术语指称被殖民的人民受殖民者的影响,用殖民者的术语再现自己。如果说欧洲人撰写的ethnography“民族志(人种志)”文本,是对于他者的再现,那么民族志的文本则是这个被再现的“他者”作出的回应或对话。参见Mary Louise Pratt,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 9.
- ⑥ 钱用和:《欧风美雨》,第2页,新纪元书店1930年版。
- ⑦ 吉鸿昌:《环球视察记》,第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⑧ 胡适:《非留学篇》,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第

353页,台湾远流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版。

- ⑨⑩ 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第9卷,第295—296页,第333页,岳麓书社2008年版。
- ⑪⑫⑳ 萧立坤:《游美指南》(第三版),第2页,第79页,第42—43页,中华书局1947年版。
- ⑬⑲⑳ 谢扶雅:《游美心痕》,第84页,第84页,第46页,世界书局1929年版。
- ⑰ 许君远:《美游心影》,第1页,上海建中出版社1949年版。
- ⑱ Wei-Jue Huang and Carla A. Santos, “Tour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se of Washington, DC”, Elspeth Frew and Leanne White eds, *Tour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 16.
- ⑲⑳ 出云馆主人:《美游诗词存稿》,第214页,第219页,旧金山世界日报馆1931年版。
- ㉑ 张竹平序文,载王一之:《旅美观察谈》,第1页,上海申报馆1919年版。
- ㉒⑳㉓㉔㉕㉖㉗㉘㉙ 伍庄:《美国游记》,第4页,第25页,第26页,第30页,第47页,第50页,第130页,第50页,旧金山世界日报馆1936年版。
- ㉚㉛㉜ 由云龙:《游美笔谈》,第1页,第120页,第129页,云南崇文印书馆1920年版。
- ㉝ 严仁颖:《旅美鳞爪》,第125页,天津大公报馆1947年版。

[作者单位: 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 范智红